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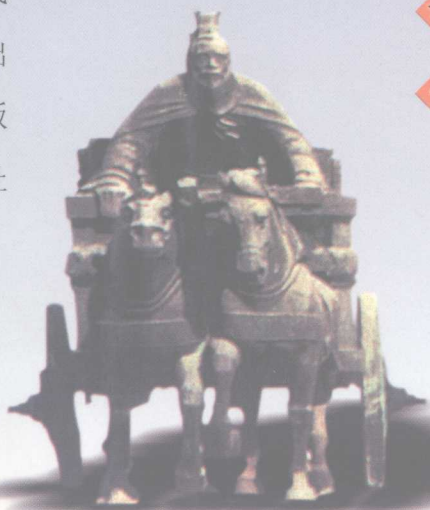
· 中 · 华 · 主 · 流 · 精 · 神 · 丛 · 书
刘家全 主编

◎ 汪文学 著

正统论

发
现
东
方
政
治
智
慧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华·主·流·精·神·丛·书
刘家全 主编

◎ 汪文学 著

正统论

发
现
东
方
政
治
智
慧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正统论/汪文学著.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2. 6

ISBN 7-224-06103-4

I. 正... II. 汪... III. 权力—研究—中国—古代
IV. 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9061 号

书 名	正统论
作 者	汪文学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西安市商标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10 印张 4 插页
字 数	218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 7-224-06103-4/D·959
定 价	28.00 元



序 言 重建中华主流精神

——发现东方政治智慧

刘家金

中国历史的长河又流淌过去了百年。这一个百年绝非以往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百年可比。由于世界的剧变,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应对这一剧变中,自己也发生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然而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社会的变化是否有了较为清晰的发展轨迹和趋势?很遗憾,我们至今还未看到。尤其是民族主流精神的构建路向仍然混沌不清。旧有的东西被我们在这百年间毁弃了,虽然引进了西方的许多“精神”,有些甚至一度成为我们社会的主导思想,但当历史恢复常态后,我们却发现真正属于并符合我们这个民族特性的主流精神是缺位的。现在,虽然踏进了新世纪的门坎,我们却仍像百年前的先辈一样,面对民族纷乱的精神现状,突出的感觉仍是茫然不知所措。



也许，照现时的一种流行说法这原本就是正常的，即现代化等于多元化，而多元化的特征就是无主流。这的确是一种颇有见地的论点。然而却也有一些国人对此并不甘心，也不能苟同。因为无论是来自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依据，还是出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现实需要，我们的民族都不能没有自己的主流精神。

当然，还有一种论点是“中国现在就有主流精神”，这种论断颇有力度，一下子便能将否定论者逼向墙角，似乎并无议论主流精神的必要。然而，不是还有那句铭刻在中国新时期历史界碑上的名言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果如此，以目前我们的社会现实而论，主流精神的缺失是显而易见的，否则为何还要强调“以德治国”。

问题的关键还是重建什么样的主流精神和如何去重建这一主流精神。

显然，民族的主流精神必须满足国人的两种基本精神需求，即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两全其美自然最为理想，正如过去百年间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涌现而出的共产主义精神那样，同时给人们提供了信仰、道路和方法。也正因此，革命才得以胜利。问题是当革命过去，会归于常态，在革命运动中因“翻身求解放”的需求，社会成员所具有的将革命时期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粘合在一起的革命热情，随着革命时代的结束而告结束，人们普遍回归世俗，社会生活回复到以亲亲友友的人伦关系为主流的状态，这就需要将适应革命运动的两种理性体系及时调整为常态下的两种理性体系，以满足生活在世俗状态下人们对两种基本精神的需求。但不幸的是，革命后的几十年间，这种调整并没有完成，甚至在严格的理论意义上，还没有开始。今天，世界现



代化的诉求已日臻理性与系统,我们以为,真正的现代化就是本民族的现代化,也就是能给我们的民族成员带来普遍的精神和物质满足的现代化。

回顾世界近现代思想史,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离似乎成了大趋势(当然,这两种理性是相互渗透影响着的,有时甚至是互为因果的,对此不赘述)。我们都已看到,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代表价值理性的宗教从社会的许多方面退出,而代表工具理性的科学则深入到人们广泛的世俗生活领域。尽管这一二元分立的现象表露了人类思想发展史上一种无可奈何的必然,西方也由此而面临价值理性的弱化,但由于西方宗教传统深厚,其社会的现代化给两种理性所造成的影响最多也就是形成了“上帝的事上帝管,凯撒的事凯撒管”的局面。不仅如此,据德国著名现代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研究,上帝还是能促进凯撒事业的。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全面论述了西方基督教伦理如何促进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现代化的问题。他认为新教伦理不仅产生了资本主义精神,而且也产生了一种积极自觉的劳动精神。

百年中国的不幸却在于整整的一个世纪当中,活跃于各个历史阶段各个党派各个学派中的文化思想政治精英们基本都不从本民族已有的主流精神中生发现代理性,而是片面极端地毁灭自己的价值理性体系,试图以引进的西方思想(主要是工具理性)作为本民族的主流精神内核。于是,简单地用工具理性代替一切就成了这百年中华民族思想演变史上的一大特色。当然,这样的片面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异族强大的工具理性给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造成了严重的压力,同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工具理性救亡图存便成为压倒一切的主张。



终于,百年后的中国没有被异族亡国的危险了,但我们并没有感到些许的轻松。因为百年来,用工具理性的科学主义取代一切来建设发展本民族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权且当成以科学主义为主流思想,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并非如此,而是流行着相反的迷信意识),已使民族的精神全面地简单化、工具化、实用化、世俗化、势利化和无序化,由此而使中国传统主流精神的对立面诸如游民意识等沉渣泛起、反寇为主,其结果便是民族自身的精神危机愈来愈突出,并且正在迅速向精神以外展露这一危机孳生出来的种种苦果和恶果。严酷的社会现实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科学思想应该成为我们重建民族主流精神的基本思想方法,但科学思想毕竟只是一种工具理性,它并不能成为民族主流精神的主要成分,更不能取而代之。科学技术可以引出现代物质文明,却无法解决相生相伴的现代精神文明的各种危机。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一个主要依赖从民族主流文化中散射而出的精神(而非宗教)才能安身立命的民族,就更显其主流精神缺位的危险了。这一切当然难免会使一些有识之士产生“杞人之忧”。于是,重提并系统思考重建民族主流精神的主张和议论便彼伏此起。显然,这是一项宏伟而浩大的民族复兴工程。此中,国家的主导作用不言而喻,社会的力量也不应忽视,后者往往还能发挥有一定风险但却常常具有前瞻性探路的作用。这也正是笔者不避辱没学问之嫌,受国内一些思想文化学者鼓动而从正在迅速做大的企业中分心旁骛,做起既费神又赔本的务虚“生意”的缘起和动机。

前述关于主流精神应同时提供两种理性需求的问题,的确不易做到。由于百年中国已让代表工具理性的科学主义深入人心,加上我们的传统文化本身就有厚重的实用理性这一特色,所



以所谓的重建主流精神现在恐怕主要是价值理性的重建了。重建中华民族的价值理性体系,以笔者愚见无法绕开儒家精神,即必须以儒家思想作为重建民族主流精神的主干。这并不是说重建民族主流精神一定不能离开本民族的思想源泉,事实上我们现在所处的开放时代提示我们也有选择西方主流价值理性或中国本土其他学说价值理性的权利,但只要深入客观公正全面地比较,我们又似乎别无选择(这里所指是主干,如枝叶当然是应吸纳中外其他思想流派的)。关于儒家文化的争论本短文不能也不便再作评述,只想在此就其选择理由提出一二。

其一,儒家思想本身就是以人为本元的价值意义系统。它虽不属西方概念中的宗教,但由于以亲情友情为导引,比之西方的宗教,它更能贴近人心,并且能给人提供一个完全现世的今生的、由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近乎系统完美的奋斗蓝图和生命意义体系。只要照此践履,人生就不但是充实的,也是有意义的。人生的意义在今生的世间找比在来世的天国找不但更符合中国人重世俗人生轻彼岸世界的习惯,也符合现代人的科学理念。这一理由排除了以西方宗教为主干构建中华民族价值理性的思路。

其二,只有儒家思想才是中华民族正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数千年间,它包容吸纳影响改造了其他流派的文化,塑造了国人的心理行为模式,直至今日仍对现代人发挥着巨大的无法抗拒也无法回避的潜移默化作用。其思想体系在形而上具有深刻的哲学精神,其形而下又具有普世的教化作用。不论是文人高官还是平民百姓,都能够赖于其而安身立命。以其作为主流精神的主干,本身就具有广泛而牢固的基础。这一理由排除了以中国本土的其他思想流派作为主干



构建中华民族价值理性的思路。

支持以儒家思想作为重建民族主流精神主干的功利性理由就更多了。比如,儒家的中庸之道,能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一套科学的思维方法;儒家“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积极入世态度能激励当代人奋发图强,振兴民族;儒家的礼治思想有利于维持社会的有序和和谐的人际关系;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使人与自己的生存环境达到一种最优化的平衡;儒家的忠恕之道体现了发自内心的入道主义精神;儒家的“诚信”观念,对于建设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儒家的“义利之辨”把“义”作为最高的价值原则,铸就了中华民族崇德尚义的民族性格;儒家的民本思想是现代人权理论和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的雏形;儒家关于大同社会的构想,代表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美好理想,这将有助于克服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不公,同时也为人们设计了一条可以为之奋斗终身的理想蓝图;等等、等等。关于这些功利性理由,笔者将在一本专著中作进一步的阐述。

下来的问题便是对儒家思想的态度了。笔者以为,可取的态度首先应科学、客观、公正、历史。百年中国对儒学的态度整体而言不能称道,其间充斥着种种的主观臆造、情绪化的观点和偏见(这里仅指形上的理论讨论,至于形下的讨伐本属于游民造反痞子运动,故不提)。倡导科学者用偏激的感情对待儒家精神,研究历史者用今人的思想比附古人,研究文化者用后儒代表元典,用非儒强扯统儒,而一些思想政治的精英甚至用统儒的对立面游民思想及其带来的社会后果来否定统儒,这些现象比比皆是、互为畛域,其结果必然是纰缪迭出、正误混淆。

其次是应该有敬重之心。对待哺育自己的民族文化母体,如同对待自己的列祖列宗,不能随意辱没,妄加评议。遗憾的



是,百年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大奇观就是风行辱骂祖先。名人名骂、雅人雅骂、留洋的洋骂、未留洋的土骂。不同的政治集团争斗得不可开交,但在咒古骂祖上却是异口同声。这种长时期大规模社会化的民族虚无思潮的流布,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当然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普通人责备一下祖先可以理解,但一些学者和文化精英却屡屡成为骂手群里的中坚,就实在是匪夷所思了。自己的事、当代的事、近百年的事没有办好,却动辄迁罪于祖先,迁罪于过去、迁罪于数千年的民族历史,这实在不是明智之举光彩之法。现在,百年已逝,过去的骂手也多已作古,留下的民族主流精神缺失的局面却还是要后来者面对。如若骂手们黄泉有知,恐怕不能说自己无愧于民族的历史、无愧于华夏子孙的使命吧。

态度的问题注意到了,下来的事情便是下苦功夫研究、构建、传播等等一系列的 actual 工作了。首先是研究和构建,包括发掘、整理、释义、转化并与现代先进的思想文化相结合以进行主流精神的重构等等。这将是钟情于重建中华主流精神的学者和相关文化工作者的大事业。值得欣慰的是,尽管从事思想文化研究本身既寂寞艰辛又无名无利,但还是有那么一些“谋道不谋食”的学者,以“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执着精神从事着这一大事业。

汪文学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学者。他沥七年心血著成本书,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智慧作了系统而有益的发掘。对今天的许多人来说,一提起政治智慧就只知几百年前有马基雅维利,几百年来有三权分立多党政治,岂不知数千年间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早已经达到了这样圆熟的程度。作者对传统中国的权力合法性理论即“正统论”进行深入研究,并将之与西方中世纪以教会统摄王权的权力价值合法性(超越合法性)和近代资产



阶级民主政治中的权力工具合法性(世俗合法性)作比较,发现了西方政治权力合法性理论中的先天缺陷,即价值合法性与工具合法性的二元悖离。这种顾此失彼的先天缺陷导致的结果要么就是在中世纪以前由神来代人做主,人被隐灭,中世纪后则人要被重新“发现”,要么就是只要有世俗的“同意”就可以不要价值理性的评判而为所欲为。这样一对先天矛盾在传统中国的政治智慧即“正统论”那里却非常成功地得到化解,从而为传统中国的政治权力确立了相当稳定的基础。这一论述不仅从一个全新角度解释了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超稳定原因,也对我们今天的现实政治有着深刻的启示,当然对于重建中华主流精神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贡献。这样的好专著在中华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比之那些在传统精神的研究发掘转化方面泛滥成灾的,要么片面、要么肤浅、要么雷同、要么不得要领的专著来说,还是太少了。由于汪先生的专著基本与前述本丛书的选择宗旨相合,故被编委会列为首选专著之一予以出版。在此特向汪先生祝贺并致谢,也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将自己的呕心沥血之作惠赐本丛书,以飨读者并与同道交流,以为中华主流精神的重建作出历史性的贡献。

这里要特别感谢《孔子研究》杂志社常务副主编王均林先生及其同仁们。当他们得知本丛书拟在学界征寻书稿时,即分文不取地为本丛书刊发了整版的征寻启事。汪先生及其他一大批学者就是经由这一启事与丛书编委会取得联系的。这不仅是对本丛书致力于重建中华主流精神工作的一个有力支持,更是对国家的文化建设和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作出的实实在在的贡献。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我们的社会都太需要这样的精神了。

2002年2月于西安高新区案牍居



目 录

序 言 重建中华主流精神

——发现东方政治智慧…………… 刘家全(1)

第一章 绪论:问题的提出和全书提要…………… (1)

一、权力合法性理论是阶级社会的权力基础理论 … (1)

二、西方社会权力合法性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 …… (4)

三、正统论——具有古代中国特色的权力合法性理论
…………… (6)

四、全书提要…………… (9)

第二章 何谓正统…………… (15)

一、中国古人的统系观念…………… (15)

1. 重统的文化渊源…………… (15)

2. 道统…………… (18)

3. 文统…………… (20)

二、何谓正统…………… (24)

1. “正统”释义…………… (24)

2. 是史学观念,还是政治观念…………… (27)

3. 正统问题是一名实问题…………… (30)

4. 正统观与民族观…………… (33)

5. 正统论之渊源…………… (35)

三、正统难辨的原因…………… (39)



1. 正统问题是一个事势之外的义理褒贬问题	(39)
2. 在正统统系是否中断问题上的分歧	(42)
3. 在正统论之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认识上的分歧	(43)
第三章 正统论的理论基础	(51)
一、天命论	(52)
1. 天命论产生的文化背景及其政治目的	(53)
2. 敬天威、畏天命之下的敬德保民思想和周、汉间人对天命论的改造	(56)
3. 天命论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影响	(59)
二、大一统	(62)
1. 大一统思想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	(62)
2. 周、汉间人对大一统理论的建构	(64)
3. 中国封建社会不利于大一统的政治、经济因素	(67)
4. 大一统——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形式	(70)
5. 大一统理论中的“天下”观念	(76)
第四章 正统论论证权力合法之标准及此标准确立之依据(上)	(85)
一、正统论论证权力合法之标准与中国古人的王权信仰	(86)
二、正统论论证权力合法之标准与中国古代的国家、政治特点	(89)
三、正统论是一种世俗的、历史的权力合法性理论	(105)

第五章 正统论论证权力合法之标准及此标准确立之

- 依据(下)..... (113)
- 一、文化正统 (113)
1. 华夏礼仁文化正统的确立 (113)
2. 道统与政统的共生关系 (120)
3. 古代中国是一文化共同体而非国家 (127)
- 二、地理正统 (136)
1. 中原地理正统的确立 (136)
2. 中原地理与帝业成败之关系 (145)
3. 以长安为首都、洛阳为陪都的两都制格局 ... (149)
4. 经济中心的南移与政治中心的东迁 (153)
5. 经济中心的南移与逐鹿策略的改变 (159)
- 三、五德终始循环 (170)
1. 五德终始循环的实质是为了论证政治权力的
 超越合法性 (170)
2. 王者有改制之名无变道之实 (175)

第六章 正统论论证权力合法之具体手段..... (191)

- 一、以史书之体例明正统 (193)
1. 以本纪明正统 (195)
2. 以名年建元明正统 (199)
- 二、通过“正始”以明正统 (204)
1. 挟天子以令天下 (205)
2. 假禅让以掩篡夺之迹 (214)
3. 编造开国君王的龙种史 (218)
- 三、以“越恶承善”的“超代”之论明正统 (235)
1. 汉承周统 (235)



2. 唐承汉统	(239)
3. 宋承唐统	(244)
第七章 中国历史上的正统之争	(251)
一、楚汉之际的正统之争	(252)
二、汉晋之际的正统之争	(260)
三、南北朝时期的正统之争	(264)
四、宋元之际的正统之争	(272)
第八章 结语：正统论的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	(280)
一、正统论的历史影响	(280)
二、正统论对当代政治文化建设的启示	(286)
参考书目	(295)
后记	(299)



第一章

绪论：问题的提出和全书提要

在本书中，我们讨论的是关于政治权力合法性理论问题，具体地说，是古代中国的政治权力合法性理论——正统论。

在展开具体的分析讨论之前，为了说明提出本课题来加以研究的必要性，我们首先必须对下列问题略加阐释。即：什么是合法性理论？权力合法性理论是在什么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它对政治权力乃至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有什么重要作用？西方社会的合法性理论经历了哪几个发展阶段？中国古代“在人人心中对人人有权威”的信念是什么？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中国封建政权维持了历二千余年不变的封建秩序？中国古代的权力合法性理论是什么？

一、权力合法性理论是阶级社会的权力基础理论

权力合法性理论，又称权力基础理论。所谓权力合法，即权力是否是权威以及权力如何变成权威的问题。因此，所谓权力合法性理论，就是研究政治权力是



否是政治权威以及如何成为政治权威的政治理论问题。

权力合法性理论是人类社会由氏族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随着国家和国家政治权力之出现，所必然产生同时也是必然需要的一种政治理论。

在一个完全不存在矛盾冲突的社会里，国家和国家权力便失去了存在之必要。在人类历史上，的确也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道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这就是人类社会尚未分裂为对立阶级时的氏族社会，在这里，“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此种社会形态虽然美妙且令人神往，但它是“注定要灭亡的”，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出现，社会必然会产生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这种“堕落的势力”毁灭了没有阶级的氏族组织和氏族制度，社会因此而分裂为两大对立阶级。^①进入阶级社会后，在私有利益的驱动下，人类不能再像氏族社会的民众那样群居相安地生活，嫉妒和仇恨在所难免，最终发生战争，社会秩序也因此而遭到破坏。

因此，当人类从氏族社会进入阶级社会，造就人类共同体和维护合法的公共秩序就成了人类最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工作，国家和国家权力就是为了适应此种社会需要而产生的。虽然自由和秩序都是人类所需要的，但是，在阶级社会里，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秩序是自由的前提。^②国家就是缓和社会冲突、造就人类共同体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一种力量，所以，恩格斯在论证国家职能时指出：